雲溪居士集

六

品可去而資序不必用流品資序賤彼貴此則是道有所在而才有不足任者使有道之士與不足任之人並流交騖更用迭舍三人守一官六載一任事何哉新造之世人材未富務博選以集事如彼等者或在所録然猶審較短長因能任使承平既久多士濟濟奈何舍有道可用之人俾闒茸不足使之徒積勞循格指日任事而奪之治乎此弊之大者也夫官尚選任選而不盡其才無以異於不選聽言語則有言者不必有德易言者

常以敗功觀容止則禹行舜趨無顏閔之賢巧言令色非仁者之器等勞効則積資累日可以得常人繩墨委曲不足以致奇士省過失則庸夫以循嘿自守檢人以機巧僥倖此皆不足以盡人才故選任之法欲精漢世之士為善於家然後名於郡邑著名郡邑然後辟於公府因鄉里之選而察舉之其後也士無三代之才非選任之法未周所以教養之者異也李氏專委吏部以四事選士事同者差以才德勞効其弊也士無兩漢之人

非人才之不同所以擇之者異也舜之稱堯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故憂驩兜畏巧言令色孔壬臯陶之戒舜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夫堯舜聖之至也以舜之濬哲不能以貌言知士必因事考行以行觀德智愚賢不肖果身言書判之所能察乎以堯之聰明不敢以知人為易而憂畏凶人千萬人之心果一吏部之所能知乎李氏之術固已踈矣若夫視拜起觀書禮問年齒其法不過察手足耳目之有無疾痛而

已凡無疾痛者皆在所用曽不少問其才否視李氏之
四事又何如哉觀人之術觀之者衆而所觀者寡則畱
而無遺久與其人游則心術可得故先王之建官也慎
選其長而已若其屬則使官長自擇取焉朝廷之所選
者庶官之長官長之所擇者一官之屬則觀之者衆而
所觀者寡將命之以為長取之以為屬非久與之游而
得其心莫敢或用故世無遺才而官無匪人先王盛時
教養致詳人才致美選任之法猶精慎而不敢易後世

官其人苟無大過皆得序進至其賢否吏部一不可得而知也則吏部第為出納之地若銓擇審察之權則舉在於郡守監司與在京諸司之官長矣執銓擇審察之權者果聰明足以識別賢否於取舍無所蔽盡心公家唯才是任不以寒素貴勢親踈德怨貳其間則歲舉之數誠亦足以得天下之賢才矣一有不然而歲舉之數不可損則賢者未必被舉舉者未必皆賢雖才如屈宋行如曾史或不契其所好或喬出於寒素或無一日之

雅或有纖芥之怨則必擯弃而不顧貪汙之徒冗末之類茍有所挾將冒薦論與賢者同升於上矣況斷斷自守者哉然知人之妙堯舜所難賞識之間鮮或無蔽又高貴勢下寒素厚親薄疎録德匿怨者常多是焉足以盡天下之賢才乎雖朝廷約束舉非其人者有從坐之責然乘權藉勢挾親怙舊者儻有過惡例相為隱茍至貫盈罪不可掩則舉者得以首原故人不慎所舉而僥倖之徒得以公事營私也今天下清吏多士並用郡守

監司與諸司官長皆一時高選然習以爲常其來有素弱者撓於權勢懿者溺於私計非見善明用心剛者未能不混於流俗今膏粱子弟資考未盈薦者數倍寒素之士周旋勤勞鮮或登格豈賢才皆出於彼而此無一介可賞之善哉誠所居之地不同耳今歲舉有限而選格三五爲約及格之外乃爲虛器恐遺寒素之可舉以益貴勢之無用則在彼何優而在此何劣今則制科條俾舉職令者不得過四人舉京官者不得過六人已及

格而闕者聽舉及格而止任其終身有累不得以首原則人知慎其所舉而朝廷盡得天下之士矣

考績論

庶績咸熙而帝道成兆民阜成而王業固卿大夫盡瘁於内五侯九伯效職於外内外庶官人人治業赴功不為趨競故庶績咸熙兆民阜成道格上下德施方外帝王之事業備矣夫登三邁五比隆前聖者世主所願得於身者也治業赴功不為趨競者世主所願得於人者

也自漢興以來千有餘歲欲治之主可為之時多矣人
主未嘗不以此為意議臣未嘗不以此為說所以講求
之意甚篤然而趨競之風浸盛赴功之俗愈遠庶績無
咸熙之效兆民無阜成之利帝王功業未足以擬唐虞
成周之盛者豈無說乎試粗言之夫天傾西北而七政
無左旋之象地缺東南而百川無西傾之流非天地之
類有殊則勢使然也由漢以來人臣急趨競而緩事功
不及唐虞成周之士者豈皆人材行義之不逮乎亦驅

導之勢異也故人主法制施設用舍之際不可不慎夫唐虞之際黜陟幽明本於考績成周之隆廢置誅賞詔以會計漢興以來考績之法不行會計之術不復黜陟幽明廢置誅賞一出刺舉資序矣由考績會計而無刺舉資序則有功者見進而知勸無功者見退而知沮沮勸之典必行積累之資不用進退兩端取之自已不制於人無事請託故唐虞成周之士知赴功而不知趨競由任舉資序而廢考績會計則進不待功而無勸勉退

不以罪而無畏忌劬勞職業者毫髮不獲積日累月者寸進有序馳騖躁進者薦拔常及恬淡廉退者譴怒是處故漢興以來人知趨競而不知赴功由是觀之果人才行義之不逮乎亦所以驅導之勢異乎今吏部授官有給以印紙者蓋務朞歲則所屬以一歲之功罪書之謂之課績代日持紙赴部攷其所書然後擬授謂之判成有意乎考績之術矣然所書不能盡所攷不以詔廢置進官增秩者皆資序任舉合格之人殆亦未足以要

唐虞成周之效誠恐不復考績功實不可致不去資序
媮脫不可變不廢任舉趨競不可息古之導人者如彼
後之導人者如此而望治業赴功不為趨競如古之人
亦異矣

賞罰論

士有由義而行者動則出於義非見利而為之不待賞
而後勸不汙於不義非見害而避之不待罰而後懲賞
罰之典可以厝而弗用然斯人也世所希有萬國之廣

百執事之衆惡能盡得斯人而用之亦選賢任能材德並建振長策以馭之而已中人之性見所好則勸勵而赴功見所惡則懲戒而遠罪人人務赴功而知遠罪天下之官治矣聖人建中道以為民極寵錫之利雖非所志有功實者未嘗辭賞所以俯己而立經制也故雖堯舜之聖不能去賞罰以為政而況後世乎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賞罰之謂也賞罰之權經世之砥礪不可不用設之不當猶不用也夫有賞無罰則緩而縱

姦有罰無賞則薄而遺善賞不以善則民惑而弗慕罰
不以罪則下疑而弗威功浮於賞則𥩟而少恩罰輕於
惡則懦而不勝以上賞而加小善則費資而難繼以重
罰而責微罪則失士而乏才此數者皆設之不當者也
不當則沮勸之法不行賞罰用而沮勸之法不行何異
於不用人主所用以為賞罰沮勸者非名器廩秩廢置
予奪乎後世官吏積日累久自下升高名器之尊榮廩
秩之饒厚不待功善而後得人人可以馴致庸惰邪枉

之人苟過惡敗缺僥倖不暴於外非惟不見廢奪亦得與賢能之士交騖而並進夫名器廩秩所以為賞得以馴致不必有功庸惰邪枉所宜加罰得以僥倖又從而序進之苟非盛德之士而有待乎賞罰沮勸驅策者孰不務媮脫而緩事功忘畏忌而輕義乎若然者不可以為設之當也嗚呼建官吏以圖事而官吏之情若是難言治矣

法令論

禁姦究防詐僞使人心一出於中正誠實者莫尚於法令法令先王之所用也前史言漢世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者漢之法令不美於先王耶漢之人心機巧而不可以制耶何效用之異也夫先王之法令不美於漢之法令先王之人心不淳於漢之人心其用與漢異效者先王之治不本於法令而漢本之也先王之人不發其巧心而漢發之也何則人主正心誠意率德而用道以臨蒞天下輔之以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敦禮

樂以導和睦示好惡以明避就則中林之遠兎罝之賤皆知好德而有賢者之美又況在位多士豪傑美材莫不興起而為士君子之行矣人有士君子之行則法令可以無用故先王之法令大為之防不勝德教人無所用其巧而機變之心不發漢之德義不足以風動流俗又無善教以振發多士之性而輔成其美及其弊也忘公徇私違義死黨依勢倚法蔑棄廉恥風靡波蕩日趨於罪戾矣務正德以治其本乃滋益綱目稹緻科條專

遂淩遲天下不可得而有矣故雖盛世監統刺舉之術不敢忽也漢制侯守雜治則丞相遣吏分部按刺唐患天下為郡縣則十道置使巡省觀察此皆廣覽遠馭防姦杜微憲章先王圖久安長治之業者也跡前世制置施設之方雖名位不同政事殊用因時適變各有攸趣要之皆刺惡舉善録功記過察微伺姦陳利明害領畧維綱振舉法度而已未嘗與邦國之事奪守令之治繁苛細碎牽制肘腋使賢才不得為而事功以廢也今州

辨楊虞卿拒黎埴之論李德裕非不知黨人之所在賢否之所歸辛使二人更為用舍而進退朝士大夫未嘗少問其當否功罪也二三人者片言援之則寵以爵位單辭却之則加以竄逐至於熒惑舛誤而不自得乃謂去此難於河北之盜為之慨然歎息是不明不審不斷不固之甚也由驩兜管蔡上官牛李之事觀之明主能消朋黨而已不能使小人不為也小人能為朋黨而已不能使朋黨必立也為之在下立之在上人主進退予

乎繙經論議則探雜釋老道術散亂而愈晦綴緝辭句則競為繆悠文章誕怪而無紀輕浮蕩佚憸巧汙下之行為之無媿事佻薄為俊邁指禮法為迂疎流風既彫碩德甚鮮故浮淺之弊未異曩日至其漫不可考則又過之使議者復思聲偶之習昔仲尼以布衣之賤養教衰世之士門人高弟名科德行者大可以為邦小可以南面游夏之徒文學之士亦足以為萬乗師身所存亡繫國輕重以明天子之盛德表章經術養平世之人幾

二十年而不得郭泰何蕃之比者何哉往年胡瑗侍講之居吳興吳逕遺逸之在會稽也非有天子之命名位之重以震疊人心張設綱紀皆銜華之勢韋布之人講修東箒之中偃息鄉閭之內徒以行義髙潔學術該徧取重於士類見知於公侯故卑辭重禮延置庠黌鼓篋摳衣匍匐函丈至於千里之外羸糧裹足雲集麏至一郡之學常數百人片善可稱雖後學晚生一旦延譽升之多士之上人情厭伏不以為過雖悍夫豪士擯斥摧

之服孔子也服其德非服其力服以心非服以勢故學
如顔淵學之不能罷勇如仲由畏之不敢迕辨如子貢
譽之不如已文如子夏辭有不能措者故道尊而教行
教行而人材成胡侍講吳遺逸之風猷雖未可以比隆
孔子而文學行義特立一時卓絶倫類亦有以使人中
心悅而誠服者故為世宗師庶幾洙泗又有州郡尊禮
之者故令行禁止而教訓有輔今誠得天下之士為祭
酒司業一國之士主郡邑學校刺史縣令尊禮師儒相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十八

宋　華鎮　撰

論七首

制舉論

世之言馬者有三曰駑馬曰良馬曰駿馬皮緩而骨疎少筋而多肉左之則右前之則後雖有良樂不能以進退者駑馬也服輈衡順銜轡履規中矩鸞和有節不窮其力無有奔敗者良馬也朝刷燕薊夕飲南海追風逐

影絕塵弭轍過都歷塊飛蹄疾驚鴻者駿馬也駑馬之材可以為脯為醢用以養人非人之所養不足論也良馬之材師行不過三十里吉行不過五十里步驟馳騁窮之則乏矣亦不足以盡致遠之利盡致遠之利者惟駿馬能之然馬之駿者未易可得古之求駿馬者視其所視而畧其所不視至於牡而驪者謂之牝而黃驪黃牝牡物色之易見者也視馬而有所不見則其所視者徹矣不在乎物色之間矣輈衡之下銜轡之間進退規

矩之中鑾和節奏之内求天下之馬天下之馬遠矣士之材甚有似于馬也人主知馬之説則能知士之材矣知求馬之道則知取士之法矣愚而自專曲而自用槌鈍不足以赴機會疲懦不足以濟功業與物則迕遇事則廢者駑馬之材也有為之世如駑馬者無所用之智足以效一官明足以見所察學術有達于古事業有濟於今陳力就列職無曠敗者良馬之材也然可以小任而不可以大用足以守常而不足以應變幹大事洛大

議深謀遠慮宏辭碩論出衆意之表定利害之幾聞其言者心開目明如披雲霧而覩青天觀其成者心悅誠服如入宗廟而見衆美必得天下之士非常之人然後能也非常之人或不習常人之業常人之事不足以察非常之罷亦猶天下之馬不馴於車下良馬之材不足以格驊騮人主不可不知也制舉之科自漢設之至于今皆所以待非常之人也然不以論議施設之是非為中否而先以隱僻疑似之題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以記

憶之多少進退之應詔者雖無深謀切議高才碩德僥倖六題識其四五則獲奉大對矣智如晁錯直如劉蕡純粹宏達如董仲舒不幸忘二三論目之所在則遂從報罷不得攄發所蘊獻達於上矣所取之法與所求之意何相戾歟夫道有本末能有大小術貫帝王功格上下者道之本也文采辭令溫厚爾雅者道之末也奇謀偉畧經濟世務者能之大也博記隱僻問無不省者能之小也伊吕成湯武之業書傳不稱其强記博文爾正

以常治而不亂昧者慮不及此細微之失不為近患則忽之故欲治而不獲名器者事物之細微者也一得一失固無益損於目前及其流也未嘗不效于異日此所謂治亂之幾不可不知也夫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名義位分人道之紀也賤者畏其義而不亂名則貴者安卑者守其分而不僭位則尊者立尊卑貴賤各安其理而無僭擬陵犯之意此之謂平治反是則為亂矣先王所以等尊卑異貴賤表章名義藩飾位分者宮室車服禮

無異於漢上奢下僭競為淫侈則又過之厥後祿山亂華朱泚犯闕易如反掌曾不旋顧豈惟凶悍之性所固然哉亦紀綱縱弛侈心素摇馴玩服熟非一朝夕也古之所重後之所輕後之所先古之所後其術亦相遠矣夫北首燕路者不可以圖楚越西向秦關者不可以及齊魯所由異道則所適異歸也後世舍先王之法而冀先王之效其可得乎天下僭衣服侈居室華器皿美飲食厚婚葬淫祭祀事雕幾飾珠玉出於誇大美好而犯

分陵制者多矣果能少加意於此而不獨以期會簿書斷獄聽訟為事則漢唐之患消於未然先王之效見於不日非惟變革侈靡還之淳厚愛惜財用趍於富足而已可不講歟

役法論

天下之言役法者利害多矣要其大致二端而已持前聞者以差役為善守後議者以免役為得紛紜兩可利害相半未知所從適夫用民利以辦國事重輕平施而

役之議矣以為盡非則人亦弗思之矣是均有所善亦均有所不善也均有所不善故用之則弊均有所善故革之則思惟所善不勝所不善故利少而害多不得為良法民之所思特一人之私心非天下之利害雖非天下之利害而天下之利害可由是以察之矣何則人情之所安法之利於人者也利于人者如是則害於人者必異于是爾以其所利推其所害因所利而充之見所害而革之則經久之良法可得而差免之是非可見矣

差之爲善則以差爲法免之爲善則以免爲法互有所得不可偏廢則録長遺短舍害取利相輔而用之不必差不必免不必差免之兼用惟便於私而無缺於公則役法之美實已夫差役之弊皆曰版籍不明吏胥爲姦强者幸免弱者數及野人市賈不達官府之事失陷迷謬資倍備償不肖子弟一當役事放蕩驕佚糜費財賄募人承代私約無藝須求百出故當年不以爲便然民有人丁富而財力貧物産多而緡錢少者一人從役事

末之人而家無驟費過則休息募人者布帛絲麻米粟百物凡適于用皆可以售一旦免之責其緡錢人丁無用而家有驟費多者數十萬少者亦千百金所有非所須所須非所有且歲歲不息故免役行而人有思差役為善者也免役之獘皆曰物産利薄增價虛估見緡息厚計數實算農田本業竭無贏餘商販末流多寡不盡廬舍定居與邸肆同計什物供用與貨財並數厚薄不實輕重舛迕役用之外更謀寬剩百物不用必収見緡

布帛米粟賤貨速售利失倍蓰故今日不以為便然民有財力富而人丁少物產寡而緡錢多者歲輸之數未稱其實一夫從政家則乏人廢事失財甚于課役雖容募人資給之費或多於舊一旦役之下無省財之利而有之人之患故差役既復而有思免之為便者此二端之大略也然差役之法其役在下故為害晦而遲然不可復救免役之法其獘在上故為害顯而速然可以更張版籍不明可修也吏胥為姦可禦也若資倍備償糜

哉夫深征遠戍不若和親屈威費財不若驅逐故嚴尤謂秦不如漢漢不如周三代禦戎無策之上以宣王太原之伐為中策則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者然後得以為上矣故揚子雲亦曰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然聖人為可來之德不能使戎狄之必來為德在我其來在彼干戈不動而遠人咸慕固為上矣而不可以為常舜之命皐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夫士者掌兵刑之官也寇賊姦宄治

物仿洋周浹達於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隊已故黄帝七十戰以静蚩尤之亂神禹十三載以平洚水之患成湯十一征以濟王業武王再出師以順天命此聖人之心帝王之事也昔禹平水土足跡所及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二方聲教咸暨唐虞之際昏墊既遠蕃殖滋茂海岱之壤列為青營幽并二州析自冀都故其書曰肇十有二州記其始也此中國土宇衣冠之俗襟帶之民正朔所行聲教攸善三五帝王萬世之所守不可失

而之凶吉凶者得失之效也有以見天下之至賾則事物之宜無失有以見天下之至動則會通之理可逢惟天下之至聖為能與於此此聖人之獨智也古之聖人不以獨智自私而與天下同患難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聖人必使言立而意達物得而道傳是故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以盡其言變通以盡其利鼓舞以盡其神而易之道興矣易之所謂吉者適時之變者也易之所謂凶者迕物之情者也易之所謂悔

吝者釁未著而可圖者也易之所謂旡咎者辨之早而不遂於凶者也由易之道而以時消息則無所不順於時物動則之吉而凶悔吝斯遠矣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動靜起居罔與道違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夫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順之至者天且助之而況於人乎所謂得而之吉者順而已矣夫剛柔之材生於氣屈伸之變制於數物志雖深不出覆載之外幾務雖微不違進退之節有

天地然後有六物有六物然後有萬類天地者六物之父母也六物者萬類之宗祖也兼三才以成卦合六物而象之天地之蘊五行之奥道德之義性命之理皆囊括而包舉矣則萬類之宜無所隱其情數始於一成於五合於十天地之數萬物之命也九六之數天地之成也合五十以致用參天兩地而倚之鬼神之幽變化之妙無形之所行無情之所成者可逆數而坐致也則會通之理無所晦其適是故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

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作八卦八卦作而象數具矣故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定吉凶而生大業至乎商之末世盛衰屢更時變既極情僞多而聖人之憂患深矣於是因八卦之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以極天下之能事是故道顯而有傳德神而不測酬酢萬變曲臻其極至神之妙而易有以祐之此易道之成也

書論

易繫辭言上古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自庖犧氏至堯舜止矣夏商周不與焉孔子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不及唐虞蓋聖人制作帝王之法度自伏羲氏以來歷神農黄帝通其變使之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至堯舜氏則成矣後世雖有聖人亦無以加焉夏后氏以來適世之變趣時之宜新則因之弊則損益之而天下治矣故救忠以質濟質以文

文奭尚忠循環無窮因二帝之成法通之以三代之變帝王事業萬世之理備矣昔者聖人之作書也將以載帝王之道達之于後世者也故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夫六事設而天下之物舉三統備而百世之變盡唐虞之時羲和奉天司空平土后稷足食契敷五教臯陶典刑以糾慝龍作納言以防姦文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夔之樂垂善百工而虞諧上下親親以及物修身以平天下有德者進有罪者誅黜陟不違而幽明無僭足

禮樂者耶聖人之言天地也天地妄乎不妄觀今昔之事有不合于聖人之言者當深探其本而謹司其歸極其言于無所貳而後已不可或疑也禮樂之說試粗言之夫養天下者無以異于養口體口體之養莫美于芻豢稻粱今以甘旨之味食和平之人則氣血流榮膚革充實疾疢不作而體日以肥矣若五府動于內六邪感其外二氣舛迕而嗜好失常者雖食以芻豢稻粱方且惡之而弗嗜豈惟不足以充七尺之軀哉此非芻豢稻

粱之不美也則病亂之而失其性也禮樂之術其養天下之芻豢稻粱歟聖人在上善政以德聚人以財民有安富休佚之虞而無勞苦凍餒之患知利害榮辱之所在而訓導易從法令難犯故禮制而上下安治樂行而風俗移易彼齊魯二邦上失其政下無常産重役以勤其力厚歛以竭其財貧者困于饑寒而救死不贍富者溺于僭侈而殉慾無紀外物迫切而善性彫喪正猶病者之失其常嗜矣雖示以周公之文物鼓以后夔之聲

容利不濟于所乏物不勝于所美適如蚊虻鸛雀之過其前曾不為之瞬目留聽少介其肎次又奚足以啟迪聰明感移志氣革滛僻而起德善哉是無異于養病者以芻豢稻粱不可冀其肥矣故文武之禮無益于魯虞氏之樂不效于齊俾兩國之君有以存百姓之常心則人知為善而樂馴其教禮樂之功著矣不待宣子之賢仲尼之聖然後知而感之也如曰宗周之道弗形乎文物善美之德無見于聲容禮樂之教不足以鼓舞于天

者可以變易風俗夫太猛者偏于剛太寛者偏于柔剛勝則和不足而多怒柔勝則強不足而多懾此哀思憤怨慢易流蕩之音所由作也故所以感人心者不可不慎而君子之政貴和細甚者弗堪思深者憂遠流僻邪散則離正促數噍殺則失中此和平條暢之美所由喪而憂思淫亂之心起矣故聲容之形必出乎道而樂文之美不可以為偽古之聖人發育以德肅斂以威厚之以仁制之以義陰陽相成而剛柔迭用融而不散凝而

平之德常存矣有其德而得其位者善政以成性因性以和聲合五音之中導四氣之正雖六代之聲容不傳于今而黄帝堯舜之制作可圖也

樂論下

夫作樂者何為者也先王用五德之聲本四氣之和因八物之音以歌詠祖宗之功德而告于神明動化天下者也太上用道其次建德其次立功先王創業垂統經世濟民不出于道德則出于事功雖揖遜征誅異世殊